**存在之痛和诗歌之痛**

——赵丽宏诗集《疼痛》法文版序

（叙利亚）阿多尼斯 薛庆国译

《 人民日报海外版 》（ 2018年01月03日   第 07 版）

People’s Daily –overseas edition

　　1

　　“制服痛苦”——这是古希腊人伊璧鸠鲁扛起的大旗。后来，他的学生罗马人卢克莱修接过了这面旗帜。卢克莱修的武器是他所谓的“净化心灵”，按照这一理论，人不应把死亡视为死亡，而应该视之为“另一种睡眠”。

不过，人的心灵似乎不接受这样的“净化”，就仿佛痛苦是构成心灵的基本要素；而摆脱痛苦，就如同摆脱心灵本身。

　　2

　　这部诗集里的痛苦不是单数，而是复数。如果摆脱作为单数的痛苦都殊为不易，那就更不用说摆脱作为复数的痛苦了。

　　人无论在其生前或死后，其本质是否就在于痛苦？或许是。解药并不存在。也许，解药就是接受痛苦，用我们的生命之水淹没它：与之对话，去旅行，睡眠，醒来，与之平起平坐，共饮一杯茶——人类发明了各种茶道，以便让它配得上我们的与生俱来之渴。

　　这里的敌人好比风，而武器则是罗网。罗网如何能捕捉到风？

这个问题，可以视为《疼痛》这部诗集的一个基本核心，它不是有关日常生活琐事的问题，而是针对存在本身提出的问题。在赵丽宏的诗中，疼痛超越了身体的界限，而涵盖了思想和心灵。它是字面的，又是意义的。

　　3

　　诗人在提出痛苦这一问题时，同时又以高度的艺术敏感力，提出了“无痛”的问题，这其中蕴含的哲思，如同一缕缕幽香，自诗篇的身躯上散发。

　　人能否无痛地生活？能否生活在愉悦、幸福、快乐、安宁之中，哪怕他处于种种痛苦之因的包围之中？

诚然，人的历史表明，人一直在不停地致力于避免痛苦，追求快乐，费尔巴哈曾经说过：“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快乐。”

　　4

　　也许，《我的影子》这首诗浓缩了这种存在之痛。这首诗中的人，同时是人、鬼和影子。那么，在人的内部，人、鬼和影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如果真有答案，那么答案是什么？难道，人只不过是帕斯卡尔所说的一截芦苇，在存在之洪水中随波飘荡？

　　但是，当你沉醉于赵丽宏诗中呈现的这种波澜时，你会觉得有一个声音穿破了波浪的喧嚣，由诗歌的双唇在你耳畔轻声道出：没错，人确实生活在世界的荒诞中，但人也有能力超越荒诞。

　　如果说，物只能被动地接受现状和命运，那么人不同于物，人不是由接受来定义的。人的核心，在于他有能力摆脱，一如他有能力聚合。因此，人是主动者和改变者。

　　如此，赵丽宏的诗将我们置于存在的中心。这些诗篇犹如一朵朵翻卷的浪花，在拍打中，在体验和书写中对存在之痛作追问、探询；这些诗篇又汇聚成一片翩翩起舞的蝶群，仿佛是在历史的伤口之间飞行的道路。

　　疼痛而滴血的伤口，在赵丽宏的诗中向着天空开放，其中融合了雷电和阳光，焦虑和安宁。

　　我们在读这些诗篇时，当疼痛向我们袭来，我们感到疼痛也在进袭这些诗篇。我们还会感到那些与我们比邻的高山，或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高山，不过是另一种痛苦：是意欲升华的大自然的痛苦。我们还会感到这种痛苦不仅仅是语言的、描述性的机体，而且还是一种物质的机体，而这种机体就是构成生活自身的有机成分。

这部诗集里的每一首诗篇，都是一个莲花池，从中散发出一种叫做“痛苦”的芳香。当我们注视着其中的莲花——“痛苦”，我们会感觉它摇身一变，乘着天梯升腾为云朵。我们会感到，赵丽宏诗中的痛苦，是在他的词语中、在汉字及其节奏和关系中摇曳的影子，仿佛这种痛苦就是时间内部的另一个时间。

　　5

　　无论如何，诗人的痛苦不仅是作为人的痛苦，而且还是诗的痛苦。这其中最具诗意的，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痛苦如何诞生，又来自何处。如果这其中真有答案，那么这个答案本身就蕴含着问题。因为诗歌永远是问题，或者是在诱发问题。

而这，恰恰是诗歌独特的、最具创造性的特征。

**To view the original website content, please click** [**here**](http://paper.people.com.cn/rmrbhwb/html/2018-01/03/content_1827323.htm?from=singlemessage&isappinstalled=0) **.**